安康日报

安康山水入画来

谭宗林

在安康生活几十年，日日望着秦巴群山，我对这片土地的理解，也在岁月里慢慢沉淀。八十年代刚来这里参加工作时，城外不少荒山裸露着黄土，一到盛夏，闷热潮湿的气候就让人很不自在。这些年靠着退耕还林、天然林保护等一系列生态治理措施，整片秦巴山地才算换了模样。

早些年我经常沿着铁路巡检线路，忙完手头工作，总喜欢望向窗外的山野。安康的山没有名山大川那种险峻奇峰，一座座连绵排布，往前走几步，风光便有所不同。汉江缓缓流淌，水质清亮，每逢雨季，山沟里无数细流汇到一处，顺着峡谷蜿蜒奔淌。

顺着山势开垦的梯田围着村落排布，竹林芭蕉散落田间，稻田与旱地交错相依，乡土气息扑面而来。每到清明时节，桃花、油菜花漫山遍野次第开放。秦岭横卧南北，天然调和了两地风物，也让安康既有北方大地的沉稳，又带着江南水乡的柔婉。这样独有的地貌，随手望去，皆是可以入画的景致。这些年我常常邀约书画界的前辈友人过来写生，一同走访汉水两岸的风物。

最早动身来安康采风的便是赵振川、侯声凯二位先生，依托巴山汉水的实景，诞生了不少国画佳作。邢庆仁凭借《玫瑰色的回忆》拿下全国美展金奖，一次漫步汉江岸边，连片的花海、淳朴的乡里人情打动了他，后续创作的《安康》系列画作，曾经被印作全国铁路站台票，如今已是不少藏家手中的珍藏之物。

游人去往紫阳老城，大多只欣赏错落有致的石板房，崔振宽却看得通透。时代一直在向前走，老式民居总有一天会慢慢消亡，唯有笔墨能够留住过往光景。他以简洁凝练的笔法勾勒老城街巷，把紫阳县的旧日风貌定格在宣纸之上。祖籍汉中的张振学走遍岚皋、紫阳两县，读懂了秦巴山水间深藏的气韵，一幅《傍山依水》图，留住了安康山城长久的温婉气象。

一纸丹青，从来不是随手落笔便能成型的，靠的是长年的阅历修养，还有日复一日打磨的笔墨功夫。赵振川常常开导我：走入山野写生，绝非拍几张照片草草了事。画画如同农人种地，唯有沉下心守候，才会等到秋收；又好似腌酿食材，经过漫长封存，滋味方能醇厚。每次下乡采风，他都愿意坐下来和老乡聊聊家常，还总嘱咐我带上新茶分给村民。也是在这些细碎的小事里，我慢慢懂得，艺术根植于烟火俗世，脱离了人间烟火，笔墨便没有了灵魂。

王金岭作为石鲁先生的入室弟子，每次游览瀛湖、走访流水古镇，常常一整天静静观览山水，迟迟不肯动笔。他曾和我闲谈，如果黄宾虹踏足巴山汉水，又会造就怎样的画风。这番闲聊点醒了我：作画不在急于落笔，贵在静心观照万物，从寻常山水里寻得内心的创作执念。

搞艺术的人，很容易困在固有的作画套路里，对着白纸一筹莫展。数十年陪着各路名家走遍安康的沟沟坎坎，眼界开阔之余，也看透了世间人情冷暖。出外行路总有风霜坎坷，但登高望山、静水流深带来的内心丰盈，足以冲淡所有疲惫。这一生所有顺遂与失意，到最后都化作了我潜心求索艺术的底气。我也一直在尽力向外推介安康，邀约各地文人提笔描摹秦巴、吟咏汉江，让藏在陕南一隅的山水气韵，被更多人看见。

一晃二三十年匆匆而过，陪着一众师友踏遍安康各个区县。世事更迭，许多旧事慢慢淡出记忆，唯有沿途观山悟道的感悟，牢牢扎根在心间。

前些日子正逢暑热，不便外出远行，索性静坐伏案，梳理半生心绪。一路走来结识的良友、闲谈过的往事、游走山水生出的思索，理应整理成文留存下来。回想过往一次次外出写生，若是只复刻山水的外表，没有内心的感悟思考，一味沿用旧法反复描摹，作画便成了消磨时光。

半生与山水笔墨相伴，山川涤荡浮躁心绪，丹青留存故土乡愁。岁月辗转往复，唯有当初奔赴艺术的本心，虽历经世事打磨，却始终不曾改变。

恒口凉扯面

王福荣

恒口新街上的这家小店，铺面不大，却有一种笃定的气场。正午时分，几张木桌早被食客占满，竹筷在蓝花瓷碗里翻动，笑声与面香一同在方寸间流转。门前的香樟树下，还站着些等候取餐的人，目光越过前人的肩头，落在灶台升腾的热气里，满是期待。有人不等吃完，便要打包几份带走；有人宁可站着等上一刻钟，也不愿错过这一碗面。

一碗凉扯面端上来，便是一幅小画。面条宽展而筋道，静静地卧在碗中，像手工雕琢出的纹理，藏着醒面、擀制、拉条、煮熟、过凉等一道道工序的伏笔。它的口感介于凉面与蒸面之间，爽滑里带着韧劲，咀嚼时能觉出麦香的回甘。碗底垫着的洋芋丝，清鲜素雅；酱红色的瘦肉条卧于其上，荤素相融，把鲜香与营养一并托住。最后那一勺油泼辣子，是点睛之笔，香而不燥，将整碗面的魂魄都唤醒了。

这碗面的妙处，全在一个“扯”字与一个“凉”字。和面时水量适中，略加食盐，面团在案板上反复揉按、醒发，生出筋骨。扯出的面条下锅煮熟，旋即捞入凉水，一热一冷之间，筋道、舒展与软糯在一根面里同时抵达。垫底的洋芋丝、白菜丝经沸水轻焯，凉水浸透，鲜脆爽口；翠绿的豇豆点缀其间，瘦肉条烹得嫩而不柴。独家熬制的醋汤与秘制油泼辣子，是店主经年沉淀的手艺，酸香微辣，调和万物，让这一碗面老少皆宜、四时相安。

手工扯面是恒口的传统滋味。热面入凉水的一瞬，藏着火候与时间的默契，它不张扬，却在每一口里藏着家的温度与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。来这里的食客，吃的是一碗面，念的却是一段旧时光。面尽汤干，起身离座，唇齿间还留着那抹挥之不去的香。



陕南民歌剧《白鹭湾》亮相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，剧目以汉江为底色，立足南水北调水源地现实背景，融合陕南民歌非遗元素，演绎乡村生态保护与乡土发展的动人故事，尽显陕南风土人情与时代变迁。

郑团吉 摄

红三军“七千里小长征”转战安康（二）

红三军转战安康的经过



1932年12月2日，红三军经镇安县茅坪进入旬阳县洛河，顺着小河川道，经小岭、康坪，抵达小河口。这里的小河没有桥，先头部队只好蹚水过河。彼时正值深冬，河水刺骨，加之部队衣着极为单薄，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。农民罗应升老两口，主动将自家的梯子和楼板搬到河边，给红军搭桥。在两位老人的带动下，罗会成、萧章程、萧平金等群众也将自家的门板和楼板等搬到河边，帮红军搭起桥来。一时间，小河上架起几座小桥，战士们不再蹚水受冻。群众热心帮助红军，战士们非常感动，部队给群众赠送了衣服、粮食和猪肉表示感谢。接着，沿乾佑河南下到两河关，经塘兴、赵湾街，翻越判官岭，到达麻坪河街。12月4日，红三军第七、八、九3个师大队人马翻过关垭子，进入安康县官店，直取艾家河（早阳），来到汉江边。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，从艾家河、周家河口、二郎滩底3个渡口，顺利渡过了汉江。

有个叫艾德润的船工回忆说：“那天，我荡桨，我三爹掌舵，我们撑的船是我四爹艾仕才的。当时，总共有十几条大船，分两路摆渡。我在艾家河摆渡，周家湾的周敬录在二郎滩底摆渡。队伍里的人多得很，马和骡从江里过，方法是先把它们用绳子串起来，人到对岸往过拉。远远望去，汉江两岸人、马、骡子简直跟蚂蚁牵线一样。队伍从吃早饭一直到天黑才过完。过完之后，来了几个红军，给了我一把纸伞，给我三爹两块钱酬谢。”

红三军从艾家河渡过汉江，沿江东下，宿营于安康石梯、八里等地。5日拂晓，红三军再次进入旬阳县汉江南岸，到达吕河街。随后，溯吕河而上，经观音堂入二道河，直抵神河镇。继续溯吕河向东南方向前进，过赤岩，于12月7日来到旬阳七里关、铜钱关一带。这里与平利、湖北的竹山、竹溪等县相邻。红三军从铜钱关向南跨过黄家湾、龙潭沟、七里横牌、懒板凳等地，到达高桥附近，登上十八盘，进入平利县。穿过平利小石门、大石门，经双河、双阳（塘坊），宿营陶家庄。再溯长安坝小河东上，由张家店横过入南沟，进入现属镇坪县的曾家坝、茅坪、洪石河。再经李家台子，翻千山垭，过牛头乡的千牛坡。斜下玉皇庙，沿南江河上行，经水井坪入滴水岩、浪河口、牛头店、甘坪，涉过南江河，翻关帝垭进入竹叶沟，抵达竹叶关。

红三军经过的旬阳吕河、平利连仙河，河沟众多，行军艰难。1957年，担任前卫的红七师二十团二连通讯员张健（原红三军“娃娃队”中队长）回忆说：“我军过了旬阳的坝河后，虽然没有尾追的敌人，每天的行程也只有三四十公里路，但都在河沟里行军。据当地人讲，这里有七十七道湾、七十七道沟。我们遇到一条沟，就要涉一次水或过一次冰河。在数九寒天的日子里，我们的脚和腿冻裂得鲜血直流，稍不小心，碰在石头上，便痛得钻心。这对每个同志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拯救苦难中的父老乡亲，我们仍未停止前进的脚步。”

12月10日，贺龙率红三军主力约8000人，分三路翻过平利、镇坪交界到秋山的三个山口，进入镇坪县曾家、洪山一带。次日，从湖北省竹溪县西部鄂坪出发的红三军另一路2000余人，在牛头店镇境内与主力部队会合。至此，红三军第七、八、九师和独立师约万人全部进入镇坪县。当天，先头部队未放一枪一弹，占领了陕鄂交界要隘竹叶关。12日，红三军主力经竹叶关东入竹溪县泗水镇。14日，贺龙亲率主力部队翻过鄂陕交界的大风垭，西入镇坪县南部的镇坪县旧城（今钟宝镇）。国民党镇坪县独立营百余人早已闻风而逃。旧城为当时县政府所在地，1933年被四川曾世忠股匪焚毁，已成断壁残垣，仅有几十户人家，产谷不足百担，难屯大军。红三军只在这里住了一夜，次日继续南下，前卫第七师第二十团击溃国民党黄涛部300余人，控制了陕川鄂交界的鸡心岭。这次战斗很顺利。事后群众唱道：“人说红军会腾云，好似天兵下凡尘。一夜行军百八里，吓得白狗逃回去。”

这时，贺龙从后面赶到前卫二十团，登上“一脚踏三省”的地方，用望远镜往前方看了看，笑着问大家：“谁能说出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指战员你望我，我望你，谁也答不上来，只是一个劲地傻笑。贺龙见没人回答，接着说：“这是一脚踏三省的地方！你们看我们的脚板大不大？”大家都哈哈大笑。好久都没有这样舒心地笑了。贺龙又说：“这里还不是我们落脚的地方。我们还要继续走，走远点，用我们的脚走出一块根据地来，但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！”

1932年12月14日，贺龙率红三军全军翻过鸡心岭镇坪县一侧，沿铜灌沟而下，向川东方向前进，进入川东巫溪县境内。15日，后续部队全部离开镇坪县。至此，红三军结束了在安康的转战活动。在安康地区经过33个乡，行程400多公里，历时14天。之后，红三军沿鄂川边界南下，在四川（今重庆市）大昌镇歼国民党川军一个营和保安团一部。接着，翻山越岭，抢渡长江，攻克湖北巴东县城，继续南下。12月30日攻占湖北鹤峰县城，全歼该城守军保安队，结束了长途转移，在湘鄂边区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
红三军转战安康期间，驻安康的安绥军是由地方游杂武装拼凑起来的一支地方部队，没有多少战斗力。司令张飞生是旬阳人，他得知红三军入境，亲率嫡系部队驻守旬阳，取防守姿态。安绥军司令部、国民党陕警二旅沈玺亭团龟缩在安康、平利城内，未敢轻举妄动。红三军所到之处，地方保安队、民团望风而逃。红军处决了国民党县政府罚款局长、催款委员、团总、区乡保甲长及狗腿子29人，没收12户土豪劣绅粮食、衣被等财产，除供军需外，分给当地穷人。红军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，公平买卖，深得群众拥护。据民国《平利县志》记载：贺龙部万余人入境后，“轻装疾走，惟杀区长、团总等数人。”

（来源：中共安康市委党史研究室）

家存清韵芳自远

刘江桦

清风润安康

安康市纪委监委
安康市融媒体中心

“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……”舒婷笔下的木棉与橡树，根叶相连，冷暖相依，并肩成长。地处巴山深处的镇坪县，就有这样一户获评陕西“最美清廉家庭”的家庭，他们就是潘晓敏、沈政伟夫妇。夫妻二人扎根基层多年，以清廉修身、以家风传德，在平凡日常里书写公职人员坚守底线、同心向廉的动人故事。

2015年，潘晓敏正式入职镇坪县审计局。非审计专业出身的她，最初从事单位后勤综合服务工作。但她深知，审计岗位是守护民生资金的“定盘星”，于是主动向领导申请，在完成后勤本职之余，协助业务骨干开展审计核查，从零开始钻研财政、项目、涉农资金等相关政策法规。日积月累的学习打磨，让她快速补齐专业短板，逐渐从审计新兵成长为审计工作的多面手。2016年，南京审计大学开设为期4个月的全国审计专业脱产培训。彼时潘晓敏婚期已定，一边是人生大事，一边是难得的业务提升机会。她再三权衡，主动向组织申请参训，仅利用国庆短短几天假期返乡完成婚礼。4个月的潜心求学，为她日后深耕审计一线打下坚实基础，也让她更加笃定：“新时代公职夫妻，不应依附彼此，而要各自成长、并肩作战，如同木棉与橡树，同沐一片阳光，各自扎根一方沃土。”

结婚多年，夫妻二人相互体谅、彼此支撑，从未因家庭琐事争执推诿，始终以岗位责任为先。某年“五一”小长假，夫妻俩早已约定带孩子外出散心。可临近假期，潘晓敏接到跨区域专项审计任务，被确定为项目主审。大范围审计需要提前梳理海量台账、实地摸排点位，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她只能遗憾退掉预订的车票与酒店。年幼的孩子起初哭闹不止，埋怨妈妈说话不算数。沈政伟耐心安抚开导，全力包揽家中琐事，让潘晓敏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工作。视频通话里，6岁的孩子懂事地安慰：“妈妈好好工作，我和爸爸去爷爷奶奶家，你不用惦记我们。”孩子的暖心话语，正是清廉家风润物无声的最好见证。

潘晓敏坦荡正直的品格，源自年少时家人言传身教的淳朴家风。她出生于镇坪县曾家镇洪阳村的普通农家。幼时母亲为供她读书，独自带她到牛头店镇租房陪读，常年打零工、做保姆、当月嫂，生活清贫却行事坦荡。深夜核对雇主账目时，母亲总会一笔一笔记清收支，并告诉她：“受人托付就要问心无愧，做人做事分得清公私，一辈子才能睡得安稳。”这般朴素教诲，在潘晓敏心底埋下廉洁自律的种子。

潘晓敏与沈政伟经单位领导牵线结缘。婚后不久，孩子降生，家庭负担陡然加重。恰逢沈政伟被选派驻村担任第一书记，投身脱贫攻坚一线。3年驻村时光里，潘晓敏独自扛起照料家庭、抚育幼子的全部责任，毫无怨言，全力支持丈夫扎根乡村、服务群众。扎实的基层历练也让沈政伟成长迅速，先后被组织提拔为牛头店镇副镇长、城关镇纪委书记，常年奋战在执纪监督一线。

夫妻二人始终恪守“公私有界、廉洁奉公”的家规，绝不借岗位便利徇私情。此前潘晓敏牵头全县农村“厕所革命”专项审计，丈夫当时分管牛头店镇相关项目。不少人暗自揣测，夫妻二人关系亲近，核查标准会有所放宽。但实地走访过程中，潘晓敏严格对标相关政策标准逐项核查，当场查出该镇部分厕屋缺失防护门、配套设施未达标等问题，第一时间下发整改清单，督促沈政伟带队逐项整改，直至全部问题清零。身边亲友都说她太过较真、不近人情，连自家丈夫都不留情面。潘晓敏却始终坚定：“审计人员手中握着民生资金的标尺，一旦放宽标准、掺杂私情，就是辜负群众信任、触碰纪律红线。”从业10余年来，常有被审计单位的工作人员私下登门说情，希望核查中酌情通融。每一次，她都坚定地婉言拒绝，始终守住纪律底线。

潘晓敏与沈政伟坚持以身作则，从小教育孩子明事理、守规矩，反复叮嘱孩子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碰，违背规则的事绝不能做。几年前，孩子独自在家玩耍时，将玩具车从14楼窗户抛下，引发楼下居民不满。夫妻俩没有简单斥责，当晚严肃地和孩子谈心，让他罚站反思，细致讲解高空抛物的安全隐患与相应后果，引导孩子从心底敬畏规则、约束自身言行，这也是夫妻二人对孩子最严厉的一次管教。

十余载基层坚守，夫妻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只有日复一日的自律与坚守。他们的故事，成为镇坪县干部修身齐家的鲜活教材。舒婷笔下木棉与橡树的相守，正是潘晓敏一家最真实的写照：各自独立自强，坚守职业底线，彼此同心守望，涵养清廉家风。

向内生长“步步高”

金妞妞

“把人做成一朵花，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。”读完李春平老师的《步步高》，书中这句话反复在我脑海中回响。党校培训课堂上，老师向我们推荐这本书，初看书名，以为讲的是晋升之道，沉下心读完才懂得，这本书写的是身处复杂环境之中，一名干部如何守本心、修己身、办成事。

坦白讲，曾经的我并不喜静读，总觉得文字平淡枯燥。但随着扎根基层、躬身实践，历经世事淬炼与岗位沉淀，我渐渐读懂了读书的价值，愈发享受与文字共鸣、与思想交汇、与自我对视的时光。这种向内求索、温润自愈的力量，让我在浮躁的工作生活中，愈发清醒、愈发笃定。书中最触动我的，是作者写基层治理的那些“灰度”。没有简单的黑白对立，没有一蹴而就的破题，所有矛盾都在人情事理的纠缠中一点点解开。所谓执政智慧，说到底就是“如何把人做好、把事办成”这十个字。一本书跨越21年，仍被党校老师奉为青年干部成长教材，足见其思想深度与时代生命力。

但文学终究有理想化的光。主角的成长际遇，一路有挚友鼎力相伴、有良师慧眼托举，机遇常在、贵人常伴，铺就了一路顺遂的成长之路。这种理想化的成长轨迹，是文学的美好期许，却并非基层干部的真实常态。回望自身的基层经历，我深刻懂得，成长从无捷径。更多时候，是材料改到深夜，是入户吃到闭门羹，是矛盾调解反复上门，是无人关注时默默扎根；是入户走访时群众一句“你来了”的信任，是调解纠纷后双方握手言和的释然，是防汛值守时泥水裹腿的坚守。所有从容和底气，都是日积月累的实干沉淀。人脉机遇是锦上添花，自强自修才是立身之本。

书中那句“把人做成一朵花”，我读了好几遍。让反对者理解、让理解者支持，是格局；但“让他怕你”不是目的。干部让人怕，不如让人敬。敬畏规则、敬畏群众、敬畏权力，比让人怕你走得更远。正如书中主角面对复杂局面从不投机取巧，而是凭借扎实能力和真诚为民赢得信任。读完此书方才顿悟，真正的“步步高”，不是职级职位的步步攀升，而是精神境界的步步丰盈、初心信念的步步坚定、综合素养的步步精进、人生格局的步步开阔。

纵然时光荏苒，经典历久弥新。这场跨越20余年的文字相逢，让我褪去了年轻干部的浮躁与功利，读懂了干部成长最朴素、最恒久的底层逻辑：真正的向上，从不是借势而上，而是向内生长、自我成全。

于平凡岁月里沉淀本心，于世事磨砺中修得气度，不执着于外在的升迁际遇，专注于自身的修行与实干，这便是属于基层青年干部的“步步高”。